

签字注册会计师重新上任会影响审计质量吗？

——来自强制轮换签字注册会计师公司的经验证据

史元, 罗云

(东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摘要] 以2003—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中发生签字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的公司为研究样本, 研究签字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后重新上任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以及事务所规模对此影响的调节作用, 并考察这种调节作用在财务状况不同的上市公司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 签字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后重新上任会降低审计质量; 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能有效削弱签字注册会计师重新上任对审计质量的降低效应; 相比财务状况较好的公司, 事务所规模在财务状况较差公司中的调节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可以为完善签字注册会计师轮换制度以及加强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监管提供经验支持和价值参考。

[关键词] 签字注册会计师; 事务所规模; 审计任期; 审计质量; 盈余管理; 公司治理

[中图分类号] F239.4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3114(2019)06-0010-09

一、引言

为了避免过长的审计任期对审计质量产生不利影响, 许多国家都对签字注册会计师实行强制轮换政策。安然事件发生之后, 美国规定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同一机构连续提供审计服务不得超过5年, 超过5年就需要强制轮换, 且在强制轮换后的5年(即“冷冻期”为5年)内不得重新为该机构继续提供审计服务。我国证监会于2003年出台了《关于证券期货审计业务签字注册会计师定期轮换的规定》, 也要求签字注册会计师为同一机构连续提供审计服务的时间不得超过5年。与美国不同的是, 我国签字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后仅需要2年的“冷冻期”。实施强制轮换政策的根本目的是避免过长的审计任期对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产生威胁, 进而降低审计质量。

强制轮换政策实施后, 学者们对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从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果来看, 实施强制轮换政策的效果尚不统一。有研究认为强制轮换政策的实施有效抑制了长期审计任期对注册会计师独立性的威胁, 有利于审计质量的提升^[1-3]。另有研究认为强制轮换注册会计师产生的成本要远大于所获得的收益, 强制轮换会损害注册会计师对客户进行长期审计所积累的专属知识和经验, 而注册会计师对客户的专属知识和审计经验是影响审计质量的重要因素, 因此强制轮换签字注册会计师并没有发挥提高审计质量的显著作用^[4-7]。国内学者对强制轮换政策的研究结果也存在差异。龚启辉等认为强制轮换注册会计师有利于约束公司管理层向上的盈余管理^[8], 而沈玉清等没有发现强制轮换注册会计师能够提高审计质量的证据^[9]。周玮等研究发现, 注册会计师轮换一般是在事务所内轮换, 存在事务所向客户公司妥协的情况, 强制轮换并没有改变事务所和客户之间的实质关系, 因此强制轮换对提高注册会计师独立性的作用有限^[10]。李爽等和许浩然等认为, 由于强制轮换是在事务所内轮换, 因此已经强制轮换的签字注册会计师还可以对后任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工作施加影响, 从而继续参与原客户的审计工作^[11-12]。

[收稿日期] 2019-03-25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7JYB086)

[作者简介] 史元(1963—), 女, 黑龙江哈尔滨人, 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审计, 邮箱: 1324379903@qq.com; 罗云(1994—), 女, 辽宁阜新, 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审计。

此外,审计任期的延长有利于提升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客户的专属认知水平,而强制轮换会导致这种专属认知难以发挥有效作用,审计质量很难得到保障^[13]。还有少数学者研究发现,在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中存在一种规避制度的行为,这会导致强制轮换政策的效果不理想^[14-16]。以上对强制轮换政策有效性的研究大多是基于政策实施前后审计质量的变化做出的判断,鲜有学者注意到签字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后重新上任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但本文统计发现,注册会计师在强制轮换后重新上任的现象较为普遍,那么2年的“冷冻期”是否足以割断注册会计师与客户之间的关系?注册会计师重新上任是否会对审计质量产生负面影响?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事务所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审计质量。事务所规模越大,其专业胜任能力和审计独立性越强。实施强制轮换政策实质上是避免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受到威胁,独立性是指注册会计师能够客观地报告客户的重大财务错报内容。大规模事务所一般具有良好的品牌声誉,基于声誉机制的考虑,它们更有动机去提高审计独立性,揭露管理层的财务错报和激进的会计政策^[17],因为一旦发生审计失败,它们会面临严重的声誉损失和潜在客户流失问题。因此,大规模事务所会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报告,其审计独立性也就更强^[18]。Hamilton等研究发现,在国际“五大”所中,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能够提高审计质量,而在其他所中没有发现这种证据^[1]。那么,在我国鼓励事务所“做大做强”的现实背景下,事务所规模是否真正发挥了效用?事务所规模是否影响签字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后重新上任与审计质量间的关系?

此外,审计质量受到损害的前提条件是公司存在重大财务错报。在两权分离体制下,管理层可以掌控公司的大部分资源,但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和基于监督成本的考虑,所有者难以对管理层进行完全的约束与监督^[19]。作为追求利益的经济人,管理层主要通过提高薪酬水平和操纵公司资源来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根据代理冲突理论,管理层存在利用职权变更会计政策、操纵财务数据来达到粉饰报表、提高自身利益的动机。有研究表明,公司财务状况越差,管理层进行盈余操纵的动机越强,财务报表出现错报的可能性越高^[12]。那么,声誉良好的大规模事务所作为有效的外部监管机制,针对不同财务状况的公司,其调节效应是否会存在差异?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拟探究签字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后重新上任、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对于不同财务状况的公司,事务所规模在注册会计师重新上任与审计质量之间的调节作用存在的差异。

本文的可能贡献在于:第一,基于签字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后重新上任这一视角,实证检验注册会计师重新上任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可以丰富签字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研究的相关文献。第二,引入事务所规模作为调节变量,考察事务所规模在注册会计师重新上任与审计质量之间的调节作用,这在目前我国鼓励事务所“做大做强”的政策背景下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第三,由于不同财务状况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不同,因此本文进一步研究事务所规模的调节作用在财务状况不同的上市公司间的差异。

二、理论分析

(一) 签字注册会计师轮换后重新上任与审计质量

注册会计师被称为“经济警察”,在维持市场秩序和提高市场信息透明度方面发挥着很大的监督作用。根据“经济人”假说,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后重新上任的主要动机是追求利益最大化。注册会计师在承接新客户时,不可避免地要对客户在缔约等方面进行专属性投资^[17],后期通过获取准租金方式收回成本并获益,但这种专属性资产具有很强的专属性,很难将它转用于其他客户,因此其价值会大打折扣^[20]。为了持续长久地获取审计准租金,注册会计师有强烈的动机与客户维持长期合作关系^[21]。例如,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在对绿大地提供7年审计服务期间,对绿大地虚增收入、粉饰财务报表等严重的财务问题持宽容态度,仍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由此看来,注册会计师与客户的长期亲密合作关系可能会导致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受到威胁,审计质量难以得到保证。此外,审计意见对客户的经营活

股价变动等都具有一定的影响^[22-23],如果客户收到非标准审计意见,那么一般来说客户会考虑更换注册会计师或事务所^[24]。因此,屈服于客户的压力,注册会计师可能会默认客户较为风险的会计政策,对其财务错报持更加宽容的处理态度^[10],否则被强制轮换后注册会计师难以被客户再次聘任。此外,有研究表明,责任感可以促使注册会计师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审计程序上,以此来减小审计偏差,提高审计结果的可靠性^[25-26]。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后重新上任,其责任感可能会缺失,碍于客户压力,在向客户妥协的同时,其专业胜任能力也可能受到负面影响。由于动力缺失、责任感降低,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后重新上任不愿意再付出额外的成本和努力去完善审计程序,也不愿意进行更加深入的审计调查,从而出现审计松懈现象,机械地执行审计任务,即使在审计过程中发现前期审计问题,基于声誉机制的考虑,其也有可能选择不予报告。因此,无论是独立性受损还是专业胜任能力降低,签字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后重新上任都会对审计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H₁:与强制轮换的其他注册会计师相比,重新上任的注册会计师所审计的上市公司的审计质量较低。

(二) 事务所规模的调节作用

De Angelo将审计质量定义为注册会计师发现并报告重大财务错报的联合概率^[17]。发现财务错报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而报告财务错报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有学者研究发现,大规模事务所的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都显著高于小规模事务所^[27]。Blokdiik等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大规模事务所会花费较多时间对客户进行风险评估,其审计产出水平高于小规模事务所^[28]。由于在我国小规模事务所居多,审计市场竞争激烈,生存问题是它们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因此上市公司在小规模事务所中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事务所的审计独立性往往较低。

根据“深口袋”理论,大规模事务所经济实力较强,当发生审计失败情况时其提供民事赔偿的能力更强,面临的诉讼赔偿额往往更大。Dye通过考察诉讼成本在不同规模事务所间的差异发现,在发生审计失败时,大规模事务所承担的诉讼成本会更高^[29]。因此,为了减少诉讼风险,避免高额诉讼赔偿,大规模事务所提高审计质量的动机更强。查道林和费娟英认为,审计声誉主要指报表使用者对审计报告的满意程度^[30]。良好声誉的建立往往需要较长时间和较多的人力、物力,如果出现审计失败,那么之前建立的声誉可能会瞬间崩塌,进而会降低客户对事务所的信任与满意度。由于大规模事务所客户资源丰富,一旦声誉受损,就会面临较为严重的大量客户流失问题,因此大规模事务所往往会更倾向于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

综上,生存和市场份额是小规模事务所面临的主要问题^[10]。随着签字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后的重新上任,小规模事务所面临的竞争压力会迫使注册会计师出现寻租行为,可能会放松对客户盈余稳健性的要求,而大规模事务所对单一客户的依赖程度较小,不容易因客户压力和诱惑出现机会主义行为。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H₂:大规模事务所能有效削弱签字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后重新上任对审计质量的降低效应。

(三) 财务状况不同公司的差异

现代企业中普遍存在委托代理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使得委托人不可能对代理人所选择和做出的所有会计政策进行调整,只能根据经注册会计师所审计的企业财务状况来评判管理层的管理水平^[31]。根据管理层权力理论,管理层主要利用其掌握的高管权力来获取高额收益。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受到追求自身利益的驱使,管理层通常会通过变更会计政策和进行盈余操纵来达到获利目的。Frieder等认为,以公司财务状况为主的管理层报酬计划虽然能够降低管理层的道德风险,但同时也提高了他们通过粉饰财务报告来获取额外收益的可能性^[32]。此外,公司财务状况的好坏还会直接影响公司的融资活动,为了向市场传递利好消息,管理层进行盈余操纵的动机会更加强烈。

管理层是否进行盈余管理活动与公司的财务状况息息相关^[12]。公司的财务状况越差,管理层通过操纵财务报告来获取高额薪酬奖励的可能性越大,而作为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代理冲突的一种有效外部

监督机制,高质量审计在发现财务错报与舞弊行为、保证财务报表的真实可靠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般来说,对于财务状况较差的公司而言,管理层通过粉饰财务报表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更强,财务报告存在重大错报的可能性也就更大。注册会计师为了挽留客户、增加收入,重新上任后更容易与管理层合谋,默认客户较有风险的会计政策,对其盈余管理行为采取更加宽容的态度。相反,声誉良好的大规模事务所能有效识别公司的机会主义行为,可以削弱签字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后重新上任对审计质量的降低效应。对于财务状况较好的公司而言,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相对较小,财务报告存在重大错报的可能性较低,签字注册会计师经强制轮换重新上任后能保持客观性,降低审计质量的可能性也就较小,事务所规模在二者之间发挥的调节作用也比较有限。因此,本文认为事务所规模在财务状况较好和财务状况较差公司中的调节作用是不同的,并提出假设3。

H₃:相比财务状况较好的公司,事务所规模在财务状况较差公司中的调节作用更加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3—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数据,手动整理筛选出2003—2014年强制轮换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公司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为了观察签字注册会计师重新上任年度的审计质量,我们将本期间延伸为2003—2017年。同时,根据研究所需,本文对样本进行如下筛选:(1)剔除金融、保险类公司;(2)剔除ST、*ST公司;(3)剔除交叉上市的公司;(4)剔除关键数据缺失的公司。此外,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我们对各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winsorize缩尾处理。会计师事务所排名信息来自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官网,其他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

(二) 变量选择及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以盈余管理程度(|DA|)来衡量审计质量,在稳健性检验中以审计意见(*Opinion*)作为替代变量。本文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来估计DA,具体计算过程如下:首先,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之差来表示应计利润总额;其次,分年度、分行业,分别以最小二乘法对式(1)进行回归。

$$\frac{TA_t}{A_{t-1}} = \beta_0 \frac{1}{A_{t-1}} + \beta_1 \frac{\Delta REV_t}{A_{t-1}} + \beta_2 \frac{PPE_t}{A_{t-1}} + \varepsilon_t \quad (1)$$

式(1)中,TA_t代表第t年应计利润总额,A_{t-1}代表第t-1年末的总资产值,ΔREV_t代表第t年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动额,PPE_t代表第t年固定资产原值。然后,我们将式(1)回归得到的参数值代入式(2):

$$\frac{TA_t}{A_{t-1}} = \beta_0 \frac{1}{A_{t-1}} + \beta_1 \frac{\Delta REV_t - \Delta REC_t}{A_{t-1}} + \beta_2 \frac{PPE_t}{A_{t-1}} + \varepsilon_t \quad (2)$$

式(2)中,ΔREC_t代表第t年应收账款的变动额。通过式(2)我们计算得到残差项ε_t,再对其取绝对值,表示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DA|。

2. 解释变量

本文以签字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后是否重新上任(*Rotback*)作为解释变量。如果签字注册会计师经强制轮换后重新上任,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3. 调节变量

本文以事务所规模作为调节变量。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每年都会对事务所进行综合评价排名,所以本文根据排名信息,以事务所是否为“十大”(Big 10)作为衡量事务所规模的标准。

4. 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研究结果,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事务所是否为“十大”(Big10)、事务所任期(*Tenure*)、经营现

金流(CFO)、财务杠杆(Lev)、是否亏损(Loss)、企业规模(Size)、审计意见(Opinion)、产权性质(SOE)以及年度(Year)、行业(Industry)哑变量。变量的具体定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构建

为检验所提假设,本文构建OLS模型(3)和模型(4)分别验证假设1和假设2。同时,我们根据样本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中位数来区分财务状况好坏,采用模型(4)进行分样本回归来验证假设3。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构建Logistic模型(5)和模型(6)分别对假设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1 变量定义表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审计质量	IDA1	对可操纵应计利润取绝对值
会计师轮换后是否重新上任	Rotback	经强制轮换的2年“冷冻期”后,注册会计师重新上任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企业规模	Size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事务所规模	Big 10	事务所为“十大”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事务所任期	Tenure	会计师事务所的任期
财务杠杆	Lev	总负债/总资产
是否亏损	Loss	亏损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经营现金流	CFO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与年末总资产的比值
审计意见	Opinion	标准无保留意见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产权性质	SOE	公司由政府控股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DA| = \beta_0 + \beta_1 Rotback + \beta_2 Big10 + \beta_3 Tenure + \beta_4 Loss + \beta_5 CFO + \beta_6 Lev + \beta_7 Size + \beta_8 Opinion + \beta_9 SOE + \sum Industry + \sum Year + \varepsilon \quad (3)$$

$$|DA| = \beta_0 + \beta_1 Rotback + \beta_2 (Rotback \times Big10) + \beta_3 Big10 + \beta_4 Tenure + \beta_5 Loss + \beta_6 CFO + \beta_7 Lev + \beta_8 Size + \beta_9 Opinion + \beta_{10} SOE + \sum Industry + \sum Year + \varepsilon \quad (4)$$

$$Logistic(Opinion) = \beta_0 + \beta_1 Rotback + \beta_2 Big10 + \beta_3 Tenure + \beta_4 Loss + \beta_5 CFO + \beta_6 Lev + \beta_7 Size + \beta_8 SOE + \sum Industry + \sum Year + \varepsilon \quad (5)$$

$$Logistic(Opinion) = \beta_0 + \beta_1 Rotback + \beta_2 (Rotback \times Big10) + \beta_3 Big10 + \beta_4 Tenure + \beta_5 Loss + \beta_6 CFO + \beta_7 Lev + \beta_8 Size + \beta_9 SOE + \sum Industry + \sum Year + \varepsilon \quad (6)$$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2中可以看出,可操纵性应计利润(|DA|)的均值为0.0603,中位数为0.0401,最小值为0.0007,最大值为0.3221,说明样本公司的可操纵应计利润存在较大差距。签字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后重新上任(Rotback)的均值为0.4422,说明强制轮换后由重新上任的签字注册会计师所审计的样本公司占总样本的44%。事务所规模(Big10)的均值为0.2997,说明约30%样本公司的审计服务是由“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审计意见(Opinion)的均值为0.9468,中位数为1,说明大部分样本公司收到的都是标准审计意见。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25%分位	中位数	75%分位	最大值
IDA1	0.0603	0.0617	0.0007	0.0188	0.0401	0.0782	0.3221
Rotback	0.4422	0.4968	0	0	0	1	1
Big10	0.2997	0.4583	0	0	0	1	1
Tenure	8.0300	3.4431	1	8	8	10	15
Loss	0.0886	0.2843	0	0	0	0	1
Lev	0.4469	0.2102	0.0663	0.2837	0.4387	0.6035	0.9468
Size	22.1912	1.2840	19.5551	21.2843	22.1069	22.9654	25.6945
Opinion	0.9468	0.2244	0	1	1	1	1
CFO	0.0397	0.0740	-0.2034	0.0009	0.0390	0.0804	0.2583
SOE	0.4106	0.4921	0	0	0	1	1

(二)相关性分析

表3是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由表3可知,签字注册会计师是否重新上任(Rotback)与可操纵性应计利润(|DA|)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4990,显著性水平为1%,说明与强制轮换的其他注册会计师相比,重新上任的注册会计师所审计的上市公司的审计质量较低,本文的假设1得到初步支持。事务所规模(Big10)与可操纵性应计利润(|DA|)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861,显著性水平为1%,这与本文预期相一致。

(三)回归分析

1. 签字注册会计师重新上任与审计质量的关系

表4中第二列是签字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后重新上任与审计质量的回归结果。签字注册会计师轮换

后重新上任(Rotback)与可操纵性应计利润(|DA|)的回归系数为0.0682,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签字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后重新上任与审计质量负相关,即签字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后重新上任会降低审计质量,假设1得到支持。这一结果说明强制轮换政策的2年“冷冻期”可能不足以割断注册会计

表3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DA	Rotback	Big10	Tenure	Loss	Lev	Size	Opinion	CFO	SOE
DA	1									
Rotback	0.4990***	1								
Big10	-0.1861***	0.1862***	1							
Tenure	-0.0458*	0.0305	-0.0707**	1						
Loss	0.1651***	-0.0320	-0.0087	0.0288	1					
Lev	0.1328***	0.0556**	-0.0152	0.0709**	0.2050***	1				
Size	-0.2793***	-0.1508***	0.1798***	0.0607**	-0.1032***	0.3783***	1			
Opinion	-0.0147	-0.0034	-0.1298***	0.0091	-0.1195***	-0.0583**	0.0625**	1		
CFO	-0.2285***	0.0947***	0.0071	-0.0056	-0.1802***	-0.1565***	-0.0037	-0.0140	1	
SOE	-0.0287	0.0356	-0.0059	-0.0087	0.0374	0.2991***	0.3050***	0.0093	0.0233	1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下同。

师与客户间的亲密关系,注册会计师为了获取长久的审计准租金,迫于客户压力,重新上任后会默认客户较有风险的会计政策,对其盈余管理行为采取更加宽容的态度,审计独立性受到威胁。签字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后重新上任也可能会出现动力缺失、责任感降低等情况,不愿意花费精力去审查客户财务报表中的错误,从而导致审计质量降低。

2. 事务所规模的调节作用

表4中第三列是事务所规模作用下签字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后重新上任与审计质量的回归结果。事务所规模(Big10)与可操纵性应计利润(|DA|)的回归系数为-0.0162,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大规模事务所审计的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较低,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正相关,假设2得到初步支持。同时,签字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后重新上任与事务所规模的交乘项(Rotback×Big10)的回归系数为-0.0413,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事务所规模确实在签字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后重新上任与审计质量的负向关系中起到了正向的调节作用,即大规模事务所能削弱签字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后重新上任对审计质量的负面影响。当大规模事务所强制轮换重新上任后,基于声誉机制和机会成本的考虑,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与客户“合谋”的可能性,因为一旦发生审计失败,无论是声誉损失还是客户流失,相较于小规模事务所,大规模事务所损失得更多,因此大规模事务所提供高质量审计报告的动机更强烈。这一结果也说明我国鼓励事务所“做大做强”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事务所的专业胜任能力和审计独立性都得到了提升。

表4 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3)	模型(4)	模型(4)	
			财务状况好	财务状况差
Rotback	0.0682*** (22.43)	0.0814*** (21.89)	0.0645*** (12.94)	0.0785*** (7.68)
Big10	-0.0371*** (-12.86)	-0.0162*** (-5.74)	-0.0200** (-2.49)	-0.0084*** (-3.99)
Rotback×Big10		-0.0413*** (-7.70)	-0.0230** (-2.26)	-0.0527*** (-5.15)
Tenure	-0.0015*** (-3.39)	-0.0015*** (-3.48)	-0.0022*** (-2.85)	-0.0005* (-1.69)
Loss	0.0247*** (4.22)	0.0241*** (4.14)	0.1090*** (4.74)	0.0252*** (4.74)
Lev	0.0302*** (3.02)	0.0277*** (2.81)	0.0224 (1.58)	0.0169* (1.86)
Size	-0.0084*** (-5.89)	-0.0073*** (-5.08)	-0.0095*** (-4.64)	-0.0046*** (-3.53)
Opinion	-0.0079 (-0.98)	-0.0117 (-1.49)	-0.0415** (-2.50)	-0.0026 (-0.44)
CFO	-0.1808*** (-5.09)	-0.1815*** (-5.13)	-0.2107*** (-5.31)	-0.1280** (-2.42)
SOE	-0.0062** (-2.08)	-0.0062** (-2.10)	-0.0024 (-0.52)	-0.0068*** (-2.66)
Constant	0.2674*** (7.99)	0.2423*** (7.27)	0.3580*** (7.39)	0.1569*** (5.21)
Year/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296	1296	647	649
Adjusted R ²	0.4830	0.5048	0.4794	0.5512
财务状况好 VS 财务差下交乘项 Rotback×Big10 的系数差异			4.66**	

3. 财务状况不同公司的差异

表4中第四列和第五列是根据样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分样本考察事务所规模调节作用的回归结果。签字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后重新上任与事务所规模的交乘项(Rotback×Big10)在财务状况较差的样本中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而在财务状况较好的样本中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交乘项(Rotback×Big10)的组间系数差异性检验的卡方值为4.66,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事务所规模对签字注册会计师重新上任与审计

质量之间的调节作用在不同财务状况的公司中存在显著差异,即相比财务状况较好的公司,事务所规模在财务状况较差公司中的调节效应更强,假设3得到支持。这一结果产生的可能原因是:对于财务状况较差的公司来讲,管理层通过粉饰财务报表来进行盈余操纵的动机更强,而声誉良好的大规模事务所能有效识别公司这一机会主义行为,为避免审计失败导致的声誉与成本等多重损失,其会增加审计投入时间与精力,努力提高审计质量,因此事务所规模在财务状况较差公司中的调节作用更加显著。对于财务状况较好的公司来讲,管理层进行盈余操纵的动机相对较小,发生财务错报的可能性较低,因而事务所规模的调节作用相对较弱。

(四) 稳健性检验

1. 基于PSM样本配对的检验

为了缓解样本选择偏差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假设1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我们选取企业规模、财务杠杆、是否亏损、事务所任期、事务所规模以及产权性质作为自变量,使用Logit模型对签字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后是否重新上任进行倾向打分。其次,我们采用一对一匹配原则进行样本匹配,并基于新的配对样本对模型(3)进行回归检验。

由表5可知,在进行样本匹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偏差大大减小,且p值均变大了(均不显著),说明本文的匹配是有效的,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其他混杂因素对研究结论的影响。

表6是基于新的配对样本对模型(3)进行的回归检验结果。结果表明,签字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后重新上任与审计质量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与前文的研究结果一致,进一步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2. 变更审计质量衡量指标的检验

本文以审计意见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建立Logistic模型(5)和模型(6)对所提假设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在表7第二列中,签字注册会计师轮换后重新上任(Rotback)与审计意见(Opinion)显著正相关,说明签字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后重新上任更容易出具标准审计意见,本文的假设1得到验证。在第三列中,交乘项Rotback×Big10的回归系数为-2.3893,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事务所规模在签字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后重新上任与审计质量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中起到了正向的调节作用,假设2得到验证。在第四列中,交乘项Rotback×Big10的回归系数在财务状况较差的公司中显著为负,而在财务状况较好的公司中不显著,且交乘项(Rotback×Big10)的组间系数差异性检验的卡方值为4.54,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在财务状况不同的公司中,事务所规模在签字注册会计师轮换后重新上任与审计质量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在财务状况较差公司中的调节效应更强,本文的假设3得到验证。

五、结论性评述

本文以2003—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中发生强制轮换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签字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后重新上任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以及事务所规模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考察了事务所规模的调节作用在财务状况不同公司中的差异。研究发现:签字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后重新上任与审计质量负相关;大规模事务所能削弱签字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后重新上任与审计

表5 匹配结果的平衡性检验

变量	样本	平均值		偏差	减幅	t值	p值
		处理组	控制组				
Size	匹配前	21.974	22.364	-30.5	84.1	-5.49	0.000
	匹配后	21.974	22.036	-4.9		-0.86	0.390
Lev	匹配前	0.46003	0.43617	11.4	76.3	2.04	0.042
	匹配后	0.46003	0.46568	-2.7		-0.47	0.641
Loss	匹配前	0.0784	0.09695	-6.6	15.5	-1.17	0.244
	匹配后	0.0784	0.09408	-5.5		-0.95	0.344
Tenure	匹配前	8.1481	7.9391	6.1	33.3	1.09	0.277
	匹配后	8.1481	8.2875	-4.1		-0.72	0.473
Big10	匹配前	0.39547	0.22438	37.6	88.8	6.79	0.000
	匹配后	0.39547	0.41463	-4.2		-0.66	0.509
SOE	匹配前	0.43031	0.39474	7.2	55.9	1.29	0.196
	匹配后	0.43031	0.44599	-3.2		-0.53	0.593

表6 基于PSM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
Rotback	0.0636*** (17.93)
Big10	-0.0350*** (-9.73)
Tenure	-0.0016*** (-2.93)
Loss	0.0292*** (3.68)
Lev	0.0352*** (2.73)
Size	-0.0108*** (-6.03)
Opinion	-0.0156 (-1.17)
CFO	-0.1833*** (-4.96)
SOE	-0.0065* (-1.67)
Constant	0.3224*** (7.65)
Year/Industry	控制
N	1148
Adjusted R ²	0.4906

质量的负相关关系;相比财务状况较好的公司,事务所规模在财务状况较差公司中的调节作用更加显著。

为了有效发挥注册会计师行业对我国市场的监管作用,根据所得研究结论,结合强制轮换政策的实施现状,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监管部门应该对注册会计师重新上任现象给予重点关注。为保证强制轮换政策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监管作用,要完善强制轮换政策,在完善和推行相关政策的同时,要加强配套惩戒措施的执行力度,保证强制轮换政策的有效施行。(2)面对客户压力,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独立性可能会受到威胁,因此管理当局应该完善注册会计师选聘机制,在选聘注册会计师时应重点关注或聘用声誉良好的会计师事务所。同时,监管部门也应该继续推行事务所“做大做强”政策,提升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竞争力。(3)监管部门应该加强对公司的审计监督,特别是要对财务状况较差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严格的监督检查,并积极鼓励或严格要求其优化注册会计师选聘机制,寻求高质量的审计服务。

当然,在数据收集过程中,由于签字注册会计师轮换信息比较复杂,可能会存在信息遗漏问题,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扩大样本的范围和增加样本的数量,以获得更具普适性和更为精确的研究结论。

参考文献:

[1] Hamilton J, Ruddock C M S, Stokes D J, et al. Audit partner rotation, earnings quality and earnings conservatism[R]. Working Paper, 2005.

[2] Firth M, Rui O M, Wu X. How do various forms of auditor rotation affect audit quality? Evidence from China[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2012, 47 (3): 109-138.

[3] Davis L R, Soo B, Trompeter G. Auditor tenure and the ability to meet or beat earnings forecasts[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09, 26 (2): 517-548.

[4] Arrunada B, Paz-Ares C. Mandatory rotation of company auditors: A critical examination[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 1997, 17(1): 31-61.

[5] Chi W, Huang H, Liao Y, et al. Mandatory audit partner rotation, audit quality, and market perception: Evidence from Taiwan[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09, 26 (2): 359-391.

[6] Ghosh A, Moon D. Auditor tenure and perceptions of audit quality[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5, 80(2): 585-612.

[7] Gul F A, Fung S Y K, Jaggi B. Earnings quality: Some evidence on the role of auditor tenure and auditors' industry expertis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9, 47(3): 265-287.

[8] 龚启辉, 王善平. 审计师轮换规制效果的比较研究[J]. 审计研究, 2009(3): 81-90.

[9] 沈玉清, 戚务清, 曾勇. 我国审计师强制轮换制度有效性的实证分析[J]. 审计研究, 2006(4): 50-59.

[10] 周玮, 徐玉德, 王宁. 注册会计师的任期和强制轮换与会计盈余稳健性——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审计研究, 2012(3): 90-97.

[11] 李爽, 吴溪. 签字注册会计师的自然轮换状态与强制轮换政策的初步影响[J]. 会计研究, 2006(1): 36-43.

[12] 许浩然, 魏汉泽, 张敏. 审计师-客户长期关系、强制轮换与审计质量[J]. 财经论丛, 2017(3): 60-70.

[13] 张娟, 黄志忠, 李明辉. 签字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制度提高了审计质量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 审计研究, 2011(5): 82-89.

表7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5)	模型(6)	模型(6)	
			财务状况好	财务状况差
Rotback	0.4656* (1.65)	1.8635*** (3.48)	1.4862** (2.17)	2.9103** (2.43)
Big10	-1.6622*** (-5.71)	-0.7390* (-1.84)	-0.4147 (-0.39)	-0.9029* (-1.92)
Rotback×Big10		-2.3893*** (-3.56)	-0.6835 (-0.53)	-4.2188*** (-3.29)
Tenure	-0.0099 (-0.25)	-0.0140 (-0.35)	0.0730 (0.95)	-0.0672 (-1.26)
Loss	-0.9435** (-2.49)	-1.0571*** (-2.74)	-1.8545* (-1.78)	-0.6789 (-1.42)
Lev	-2.4980*** (-3.20)	-2.7805*** (-3.48)	-0.6855 (-0.47)	-4.6097*** (-4.15)
Size	0.3680*** (2.93)	0.4458*** (3.47)	0.1428 (0.58)	0.6525*** (3.76)
CFO	-3.4411 (-1.57)	-3.6457 (-1.59)	-4.2641 (-1.21)	-6.6584 (-1.59)
SOE	-0.0799 (-0.27)	-0.1038 (-0.35)	0.1493 (0.25)	-0.1038 (-0.27)
Constant	-3.3954 (-1.24)	-5.2225* (-1.86)	-3.3403 (-0.61)	-8.0340** (-2.30)
Year/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296	1296	647	649
Pseudo R ²	0.1405	0.1697	0.1613	0.2423
财务状况好 VS 财务差下交乘项			4.54**	
Rotback×Big10的系数差异				

- [14] 蒋心怡,陶存杰.强制轮换后重修旧好:签字注册会计师重新上任的效果研究[J].审计研究,2016(3):105-112.
- [15] 吴伟荣,李晶晶.政府监管、注册会计师任期管理与审计质量研究[J].管理评论,2018(1):166-176.
- [16] 荣莉,冯少勤.签字注册会计师轮换管理会影响审计质量吗[J].当代财经,2018(9):124-133.
- [17] De Angelo L. Auditor size and audit quality[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81, 3(3) :183-199.
- [18] 陈汉文.实证审计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 [19] 穆林娟,张妍,刘海霞.管理者行为、公司治理与费用粘性分析[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75-81.
- [20] 薛爽,叶飞腾,洪韵.会计师—客户关系与事务所变更[J].会计研究,2013(9):78-83.
- [21] Bamber E M, Iyer V M. Auditors' identification with their clients and its effect of auditors' objectivity[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and Theory, 2007, 26 (2) : 1-24.
- [22] Chen C J P, Su X, Zhao R. An emerging market's reaction to initial modified audit opinions: Evidence from 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00, 17(3) : 429-455.
- [23] Blay A D, Geiger M A. Market expectations for first-time going-concern recipient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uditing and Finance, 2001, 16(3) : 209-226.
- [24] Chen F, Peng S, Xue S, et al. Do audit clients successfully engage in opinion shopping? Partner-level evidenc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16, 54(1) : 79-112.
- [25] Asare S G, Trompeter A W. The effect of accountability and time budgets on auditors' testing strategies[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00, 17(4) : 539-560.
- [26] Brazel J F, Agoglia C, Hatfield R C. Electronic versus face-to-face review: the effects of alternative forms of review on auditors' performance[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4, 79(4) : 949-966.
- [27] Chen S M, Sun Y J, Wu D H. Client importance,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s and audit quality in china: An office and individual auditor level analysi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0, 85(1) : 127-158.
- [28] Blokdijs H, Driehhuizen F, Stein M T. An analysis of cross-sectional difference in big and non-big public accounting firms' audit programs[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and Theory, 2006, 25(1) : 27-48.
- [29] Dye R. Auditor standards, legal liability and auditor weal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es, 1993, 101(5) : 887-914.
- [30] 查道林,费娟英.独立审计声誉机制研究[J].审计研究,2004(5):68-72.
- [31] 王克敏,王志超.高管控制权、报酬与盈余管理——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7(7):111-119.
- [32] Frieder L, Subrahmanyam A. Executive compensation and investor clientele[R]. Working Paper, 2006.

[责任编辑:王丽爱]

Will the Reappointment of CPA Affect Audit Qualit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PA Companies with Mandatory Rotation

Shi Yuan, Luo Yu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3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ata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with mandatory rotation of CPA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s from 2003 to 2017 as research sampl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ffect of reappointment on audit quality and the adjustment effect from accounting firm size, and examines the differences of the adjustment effect among listed companies with different financial conditions. The results show audit quality is reduced due to the reappointment of CPA after mandatory rotation. Large-scale accounting firm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effect of the reappointment of CPA on the audit quality. Compared with the companies with better financial conditions, the regulating role of firm size in the companies with worse financial conditions is more significant.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can provide experience support and valu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rotation mechanism of CPA and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of CPA industry.

Key Words: CPA with signing power; firm size; audit term; audit quality; earnings management; corporate governance